

油菜院士官春云

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胡佳琦 周智睿



官春云院士正在实验室进行油菜研究。

“五分钟时间很长，五十年时间很短，人生欲成才，先做人。湖南农业大学校园里，官春云校长的箴言如晨钟暮鼓，在莘莘学子心间回荡。食不果腹已成往昔，然开拓精神代代传承。虽逾耄耋之年，官老依旧精神矍铄。他是功勋卓越的科研战士，亦是桃李满园的田间教师，我们感怀于先辈的执着坚守，更应以教育薪火传承时代的使命。”

直面“红锅菜”乐作拓荒人

采访中官老最先忆起的，是那个“吃油难”的年代。1959年，他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，被分配到作物教研室从事油料作物研究。彼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他在下乡指导生产时，常常目睹农民因缺乏食用油而只能吃“红锅菜”。“哪怕种油菜的农民也吃不上油，因为油菜籽产量实在太低，我家三口人每月也只有四两油。”官老回忆那段岁月仍感慨万千，这份切肤之痛坚定了他在油菜研究领域深耕不辍的信念。

一次，官老来到洞庭湖畔的桃江乡农村，借住在大队长杨支家。杨支家待人热忱，尽管条件艰苦，仍尽力照顾从省城来的官老师。每当他与杨支家从田间劳作归来，杨妻王嫂早已备好饭菜。有一回，官老因感冒未出早工，偶然瞥见王

嫂将每样菜都炒了两遍。他佯装未见，用餐时才“意外”发现自己碗里的菜飘着油花，而杨家人碗里的菜却不见油星，内心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愧疚与感动。次日，他坚决要与杨家人同桌用餐，“有油大家吃，无油一起过”。

官老深刻认识到，农村缺油的症结在于油菜种植面积小、单产低。身为农业科技工作者，他立下“为祖国献食油”的宏愿，一头扎进油菜研究的广阔天地，开启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。

深入田间 发明新“武器”

官老笑言，田间地头就是他的“战场”。当时，“春发”理论主导着甘蓝型油菜的生产。然而，在实际观察中，官老发现冬前播种早，管理精细，肥料充足，生长旺盛的油菜，收获时产量更高，这与传统的“春发”理论相悖。油菜要高产，必须促进“冬发”。

“人活在世上就要为国家、为老百姓做点事。”为了验证“冬发”假设，官老一边抓紧冬前促发试验，一边查阅资料，走访调查油菜栽培情况，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和自然气候条件。他不辞辛劳，走遍该区域的四省种植区，田间地头、农家院舍无不留下他实地考察的身影。

1964年，官老首次提出“促进冬发是

长江中游地区油菜高产的重要途径”这一开创性观点。1965年，他在《油料作物杂志》上发表文章深入阐述该理论。文章一经问世，在全国油菜学界引发广泛讨论和质疑。“搞科研就像剥洋葱，要有恒心和耐心，一层一层剥，解决一个问题，再解决下一个。”官老毫不动摇，坚持反复试验验证，不断总结优化、持续寻找科学依据。1978年，他在《中国农业科学》杂志发表学术论文，系统阐释了油菜“冬发”理论下的产量结构、长势指标及配套栽培技术要点。同年，他应邀在农业农村部油菜干部培训班作专题报告，油菜“冬发”理论与技术从此得到同行认可，并在长江中游地区广泛推广，取得显著成效。

“冬发”理论如同一把利刃，划破了传统“春发”理论的桎梏，为油菜高产开辟了崭新道路。从质疑中起步，在实践中求证，官老穷尽毕生心血，成功将“冬发”理论与技术植入中国油菜的基因图谱。

莫道桑榆晚 匠心育后人

官老常叮嘱学生：“这科很长，五十年很短。”这朴素的哲理，蕴含着他惜时如金、分秒必争的人生信条。他认为，一个人能为国效力的时间不过数十载，唯有珍视当下，才能在有限时光中创造无限价值。这份对时间的敬畏，成为他传道授业的第

一课。

从教数十载，官老视教书育人为天职。即便当选院士、事务繁忙，他仍坚持亲临开学典礼，为新入学的农科学子讲述学农的使命与担当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：“只有不畏艰苦、勤于实践，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。”这是他躬身田亩数十年的真切体会。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国家油料改良中心，只要不出差，官老的身影总会如期出现。纵使晴天汗淋淋，雨天满身泥，也阻挡不了他日复一日地奋战在教育一线。

官老育人，重言传，更重身教。他不囿于课堂，将教学延伸至油菜田间。每逢油菜播种、开花、收获的关键时节，他必亲临基地，带领学生一同观察、记录、分析。“油菜就像我的孩子。”他动情地说，“要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与国家民族的‘事业’和前途紧密联系起来，只有这样才有宏大的奋斗目标，才有永恒的动力。”

卸任校长后，他愈发将有限精力专注于油菜研究与人才培养，所带领的团队荣膺“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”称号。他深信，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石，着力培育广大农村青年成为掌握现代农业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，让农业的未来后继有人。

时代春风与教育之风夙雨融汇，而官

薪火照湘农 茶香沁墨香

园艺学院 刘晓航

岁月长河奔涌不息，百廿湘农的风骨，在时光沉淀中凝成厚重的诗行。每当枝头的钟声漫过校园的每一寸土地，我们总会想起那位以毕生光阴为笔，以安化茶山为纸的先贤——彭先泽。这位被誉为“中国黑茶理论之父”的学者，用科学的注脚为中国黑茶书写了不朽篇章，也为这所百年学府的荣光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。

烽火流年，山河飘摇。无数人在动荡中踟蹰之际，留日归来的彭先泽却怀揣赤子之心，毅然踏上矢志茶学的求索之路。彼时中国茶产业面临“有品类、无理论”的困境；祖辈传承的制茶技艺，仅凭口耳相传的经验代代延续，面对讲求标准化的国际市场，举步维艰。正是这份窘迫，让他心中埋下一粒种子——他要为黑茶立言，让这浸润千年时光的茶汤，由此插上科学的翅膀。

1939年的风，掠过修业学堂的青砖黛瓦。从此，彭先泽的身影便定格在安化的茶山与茶灶之间。他带领学生，踩着泥泞山路，穿梭于云雾缭绕的茶园。指尖拂过茶叶脉络，掌心感知茶灶温度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刻度，每一批茶叶的成分口感，都被他细细记录在泛黄的纸页上。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，无数次失败后的重振旗鼓，他终于拨开黑茶“混沌发酵”的迷雾，首次为黑茶的分类、工艺与品质鉴定筑起科学标准的体系。

当《安化黑茶》的墨香飘溢神州，当首个黑茶理论体系跻身学术殿堂，中国茶界为之瞩目。世人恍然顿悟：祖辈捧在手心的那杯黑茶，竟蕴藏着如此清晰的理论图谱；口口相传的古老技艺，也能化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科学方法。彭先泽以毕生坚守向世人昭示：中国黑茶既有历史的沉香，更有科学的锋芒；中国茶产业既能扎根传统的沃土，更能向着未来奋力生长。

这份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，早已融入湘农的血脉，成为代代相传的基因。从修业学堂到湖南农业大学，从彭先泽的茶山足迹到遍布田野的科研身影，湘农人始终践行着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的初心。当年埋下的那颗种子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，荫庇一方水土——今日湘农，既是黑茶研究的高地，也是培育农业人才的摇篮，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。

百廿弦歌不辍，薪火代代相传。彭先泽的故事，并非尘封的过往，而是照亮前路的光。它指引我们：无论身处哪个领域，都须怀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，持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毅力。荣光从非凭空降临，而是一代代代人朝着同一目标步履不停的赓起；传承亦非简单复刻，而是站在先辈肩头，以新的智慧与担当续写更璀璨的华章。

如今，我辈湘农青年，理当接过彭先泽先生、刘仲华院士递来的接力棒。以青春为舟，以学识为桨，在强农兴农的浪潮中破浪前行，让黑茶的墨香融入时代风华，让湘农的荣光在我们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踏入湘农校园的第一步，我便由衷地感到，这里是一个好地方。

眼前是一张张年轻而鲜活的面孔。他们中，有人手捧书卷，行走在图书馆前落叶轻旋的林荫道上；有人抱着篮球或背着球拍，三两同行，步履生风地奔向球场；也有人身着实验服，笑语盈盈地从实验室走出。细语随风散入空气，漫成一片大学生生活独有的生动气息。

从初见的惊喜到如今的热恋、恍惚间，已在湘农走过了一年。方寸书桌，我独自穿过九教旁的小路，绿荫如盖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子，碎成一片片柔软的金箔，轻轻落在脸上、肩头，也在眼前的小径上洒下流动的光斑。脚步不疾不徐，心下却慢慢浮起这一年的光阴，像这树影间的光一

样，明明灭灭，温暖而清晰。

这一年里，我终于成功培养出一盒无菌菌污染的细胞，向着成为科学家的梦想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我日复一日在退健身房，力量在重复中积累，肌肉线条渐渐舒展。图书馆里，台灯之下，书页被反复摩挲，日渐褶皱，它们垒成阶梯，引我攀上一重重学业的高峰。常言道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再好的种子，若无沃土也难以破土而生。我的成长走得并不轻易，但若是没有湘农为我提供的平台与机遇，没有诸位老师为我指点迷津，我也难以走到今天。湘农这片土地，正以它沉默而丰饶的养分，默默滋养着每一个向往生长的梦。

湘农所滋养的，远不止纸页间的智慧，更有一路相逢的同行者。无论

梦栖湘农 沃野生花

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冯熙琳

心向何方，总能在这里遇见目光相似的灵魂。田径场上，接力棒在掌心交接的瞬间，身前身后都是奔涌向同一目标的伙伴。乒乓球台上，学长学姐与我携拍并肩，每一次回击都藏着无言的默契。辩论赛的教室里，我们谈天论地，思维交锋，那些碰撞出的火花，一次次为我推开新的窗。正是在这些相遇里，我从未感到孤单。信任与共，同舟而行，我们走过湘农的春繁与秋肃，也在每一次比赛和挑

战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。是他们陪伴着我，将我雕刻成更坚韧的模样。

我在红旗市场门口，发现市场的前坪无论春夏秋冬，总是绿意盎然。每一株小草从土壤里钻出，挺拔生长，焕发着生机勃勃的翠绿。走在湘农的校园里，仿佛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生机，每一次呼吸都感受到生命的滋养，每一步都踩在创意与可能交织的节拍上，仿佛整个世界，以这里为中心，轻轻发芽。

青砖黛瓦下 龙灯照岁安

商学院 李汉笛

青砖黛瓦藏诗意，木窗朱漆添春秋。“我的家乡郴州，便藏在这幅古朴素雅画卷之中。每当岁末寒风掠过湘南山岗，画卷便被年的烟火徐徐展开，而代代相传的舞龙灯习俗，正是这画上最鲜活生动的一笔。”

春节前夕，村里的能工巧匠便开始忙碌，用竹篾与彩绘精心扎制龙灯。那龙灯造型逼真，龙头硕大威武，龙角高翘，龙眼炯炯有神，龙身由色彩斑斓的布段组成，每一节都绘有精美图案，宛如一条即将腾飞的巨龙，

栩栩如生。

记忆中的舞龙灯，总伴随着淡淡的桂花幽香与嘹亮的唢呐声。当第一声锣响传来，我便随家人挤在青石板路旁的人群中翘首以盼。舞至酣畅处，舞龙人高举龙身绕古祠石柱盘旋三圈，围观的乡亲们齐声喝彩，烟火碎屑飘落青砖上，与龙灯光影交织辉映。那一刻，古朴的村落仿佛苏醒过来，浓浓的年味在龙身的起伏跌宕中，化作心头最温暖的涟漪。

除夕之夜，家家户户扶老携幼，

争睹舞龙盛况。当锣鼓声骤然响起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舞龙，便被眼前景象深深震撼。龙珠灵动舞动，巨龙追逐着龙珠翻腾飞舞，时而昂首冲天，时而俯身探海，龙身盘旋舒展，龙尾摇曳生姿。巨龙在人群中若隐若现，龙身翻腾，气势磅礴，撼人心魄。舞龙的小伙子个个身手矫健，在龙灯间穿梭跳跃，古铜色的肌肤在烟火映照下泛着金光。他们脚下生风，紧随龙珠轨迹腾挪跳跃，每一次摆尾，每一次盘旋，都精准踩在锣鼓的节拍上。围观的乡亲们也在锣鼓的欢呼声中，欢呼声、喝彩声、唢呐声交织成一片。龙灯所到之处，家家户户燃放鞭炮，撒下糖果，寓意“龙灯入户，吉祥如意”。那一夜，郴州的古村褪去了黑夜的沉寂，唯有龙灯的金辉、人间的烟火，以及代代相传的温暖年味，在

青砖黛瓦间久久萦绕。锣鼓声渐远，龙灯渐行渐远，青石板路上只余一地喜庆的碎红和孩子们欢闹一天的余晖。那束照亮古村的光，此刻也悄然照进我的心里。我恍然明白，这龙灯，早已不只是一具竹篾与彩绘扎就的精巧物件，它的每一次腾跃，都踏着祖先传下的节拍；它身上的每一束光，都映照着父老乡亲最质朴的祈愿。

对我们这些终将远行的郴州儿女而言，这岁岁年年舞龙灯，便是一道永不熄灭的牵引。它如一根无形的线，牵着我们的魂，无论走得多远，只想起那青砖黛瓦间翻腾的金影，心头便有了归宿的方向。那束光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，是故乡为游子点亮的灯，永远温暖着远方水土，也温暖着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。

丝弦声声 道尽故乡情长

商学院 姜静宇

“一江沅水汇洞庭，丝弦声声绕武陵。”在烟波浩渺的沅水之畔，烟火氤氲的武陵街巷，一缕丝音历经数百年洗礼，流转至今，依旧熠熠生辉。它似江南小调婉转，亦不似北方戏曲粗犷，以地道乡音，婉转丝竹，成为常德最独特的文化印记与深沉根脉，这便是国家级非遗——常德丝弦。

常德丝弦始于明末清初，由江浙时调小曲南传西来，与沅澧民歌俚曲、楚地音韵交融融汇，终自成一派。扬琴、鼓板、胡琴、琵琶几件朴素乐器，便能道尽世间百态、诉说人间情长。老常德人常说，听丝弦如品糯茶，初闻清淡，细品醇厚，满是乡土滋味。

对许多人而言，丝弦声是儿时最温暖的乡音。节庆庙会、乡村集市，老戏台前总围满乡亲。丝弦一响，全场便

静。艺人们围坐而唱，说唱相融，常德方言抑扬顿挫，配婉转丝竹，时而低沉，时而明快，将故事娓娓道来。《王婆骂鸡》满是市井烟火，诙谐逗趣；《宝玉哭灵》哀婉凄切，道尽悲歌；《双下台》轻快灵动，尽显民间洒脱。无华美的舞台妆造，仅凭真挚演绎，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乡人。

在文脉赓续的岁月里，常德丝弦是乡人重要的精神滋养。夏夜乘凉、冬日围炉，老艺人轻敲鼓板、弦乐渐

起，众人围坐静听，如痴如醉。声声丝弦，唱着生活期盼，颂着世代美德，道着故土情深。它早已超越曲艺本身，成为连接代代常德人的文化纽带，让乡土文化生生不息。

时代变迁，新潮文化涌来，常德丝弦却未曾褪色，在坚守传承中焕发新生。如今，它走出老戏台，走进校园、社区，登上更广阔舞台。老一辈艺人坚守初心，口传心授；年轻一代守韵创新，融入时代节奏。一曲融合传

统与当代特色的《新事多》传唱四方，以明快悠扬的旋律讴歌时代新篇，让沅水心底这缕独特乡音传播四方，动人人心。

每当熟悉的丝弦声在耳畔响起，沅水悠悠，德山巍巍，故乡的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。它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，是故土最动人的声音，是刻在常德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婉转丝弦，以弦音诉说乡土故事，以韵律传承民俗文化，以初心守护精神根脉。这一缕穿越百年的乡音，在时光里婉转吟唱，诉说着沅水大地的岁月悠长，承载着常德儿女的乡思记忆。常德丝弦，已成为永不褪色的文化印记，在新时期的春风里，永远悠扬，永远动人。